

彝族诺苏语境中的“哦尼”文化

郑艳姬¹, 李根²

(1.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中国西部区域发展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哦尼”是一个彝族诺苏语境下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核心词汇,它以其深刻的内涵意义规范着彝族个人及群体的行为,同时它将个体、家支与诺苏群体的荣誉感与耻感粘合起来,成为诺苏整体形象的代名词以及理解诺苏社会的关键概念,对它的解读能为民族性格形成的内生动力问题提供一个探讨的新角度。

关键词: 彝族;诺苏;“哦尼”;荣誉;民族性格

中图分类号: C95“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3)01—0030—05

人类学对民族性格的关注最为著名的是本尼迪克特(R.Benedict)对日本国民性以及文化模式的研究。根据她的观点,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人格、不同的国民性,文化就是“大写的人格”^{[1](P43)}。但在之后,批评者认为民族性格的研究是以非科学的和过分一般化的资料为基础的,取而代之的是由许烺光(Frances L. K. Hsu)所提出的国家文化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这一概念,它试图表述由特定文化特别提倡的那些价值^{[2](P149)}。笔者于2008年至2011年期间,曾3次到小凉山地区的云南省宁蒗县嘎觉村进行田野调查,其间发现当地诺苏人有意或者无意地都围绕着“哦尼”这个本土的词汇在塑造着他们作为诺苏^①人应有的形象,这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经过调查、整理及请教相关学者,笔者认为:诺苏语“哦尼”一词,类似于汉语语境中的“面子”,但又不等同于“面子”,它更强调从彝族个人到家

支再到整个诺苏群体所应有的一套特定的行为方式。“哦尼”是诺苏彝族文化核心价值中的关键词汇,它帮助并指导着诺苏群体建构其民族特征,这种内生的民族性格的塑造,无疑对于传统的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是一个补充。本文以小凉山地区诺苏人对“哦尼”的认识为蓝本,在强调互动性的基础上,将其放入诺苏社会的特定社会结构以及情境中进行讨论,并试图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揭示诺苏群体这一独特族群背后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也借此机会来重新探讨人类学对“民族性格”这一重要概念的研究。

一、诺苏语境中“哦尼”的含义

诺苏语中,“哦”泛指人的头部,“尼”指人头部靠前面的部位,亦指人的头部前面、从眼睛往上的部位。“脸”称为

①“诺苏”系川、滇交接处大小凉山地区彝族的自称,操彝族北部方言,其最大的社会结构特征便是家支组织,毕摩和苏尼是社会中的神职人员。全世界的诺苏彝人约有一百七十多万人。古诺苏彝人的来源,根据民间普遍传说,直系祖先是曲涅、古侯两个原始部落。诺苏人在给死者超度亡灵时,要请毕摩念颂《送魂经》(《指路经》),将死者灵魂送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什穆额哈”。

收稿日期:2012-09-30

作者简介:郑艳姬(1980~),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李根(1983~),男,中国西部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卡虐”，“洗脸”称为“尼次”。因此，“尼”与“卡虐”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有时也可通用。诺苏人认为，“哦”（头部）是人身上最重要的地方，尤其是额头以及头顶的前半部分，即“尼”所指的部位。新生儿出生后，会举行“洗头礼”，用一块干净的软棉布蘸温水轻拭婴儿的“尼”部，然后涂上蒜泥、鸡屎等物，诺苏人认为这些东西可以防邪避鬼。传统诺苏社会中，男子成年之后要留着“尼”部的头发，一生都不剪去，更不许别人碰触，他们认为“尼”部是神灵居住的地方。“哦”、“尼”二词连起来讲，用汉语进行翻译，意思大体相同的为“面子”一词。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就“面子”一词请诺苏人翻译为诺苏语时，诺苏人均回答为“哦尼”。但“哦尼”一词比汉语“面子”的内涵与外延都大得多、也广得多，从后文可以看到，它几乎成为诺苏人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

在诺苏语里，还有“哦尼啊唔”、“哦尼啊觉”、“哦尼切”、“哦尼唔”、“哦尼觉”等说法，大体可分别对应于汉语“得不到面子^①”、“没有面子”、“丢面子”、“得到面子”、“有面子”的说法。其中，“哦尼啊觉”和“哦尼觉”是一个时间段的说法，即“有面子”和“没有面子”是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行为造成的，是对某个人在一个时间段内的评价。“哦尼啊唔”、“哦尼切”和“哦尼唔”则是时间点的说法，即“得不到面子”、“丢面子”和“得到面子”是一个人很短时间内的行为造成的，或是仅仅指某一特定时间的某一件事情而言。也就是说，诺苏人可以在某件事情上“哦尼唔”（得到面子）或“哦尼切”（丢面子），但一个人“哦尼啊觉”（没面子）或“哦尼觉”（有面子）则是在这些一件件“哦尼唔”或“哦尼切”的事情中而积累起来的。这与汉语的“有面子”、“没有面子”、“得到面子”、“失去面子”的意思大体是相同的。

在诺苏社会与文化中，“哦尼”是一个核心的价值概念，一个受人尊敬、体面、有头有脸的人，即有“哦尼”的人，至少应该具备3个要素，即“鲁呢”、“说呢”和“呼呢”。

1. 规范的言行举止——“鲁呢”。“鲁呢”这个概念包含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是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规范；二是要求一个人必须上进，要努力掌握一定的知识，包括做人的、处事的、自己家支的和处理纠纷的知识等。也就是说，“鲁呢”是诺苏社会中关于“哦尼”这个词语在个人行为方面的要求：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必须与他（她）的年龄、地位、身份、角色等相一致。比如，女性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所都应该注意自己的坐姿与坐相。在传

统诺苏社会，女人只穿裙子，女人“坐”的时候，是用裙子包着腿，然后双脚并拢蹲在地上。再如，老年人不能去招惹年轻姑娘，更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否则其就是“鲁而呢”（不懂规矩）的人。

2. 自觉的羞耻心理——“说呢”。与诺苏语“哦尼”特别有关的、最基础的概念，叫做“说呢”。如果用汉语直译，“说”有两层含义，一是“避讳”，二是“羞”。“呢”用汉语翻译过来，为“有”。“说呢”就是“有羞的意识”或“知道避讳”，也可以理解为“知羞”、“知耻”。“说呢”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有羞耻的意识，才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诺苏文化里，一个人做人、处事，都是由“说呢”这个观念来支撑的，比起“鲁呢”来，“说呢”更多了一些对个人道德品质上的要求，是更进一步的“哦尼”。诺苏谚语“一代偷鸡，十代背骂名”、“做贼走绝路，行善得安乐”^{[3] (P378)}就是告诫人们不能有“说而呢”（不知羞、不知耻）的行为。

3. 集体的荣誉观念——“呼呢”。诺苏语“呼呢”的含义是人们要有群体意识与群体观念，以家支为背景进行阐释，即是人们心中必须有家支意识与维护价值利益的大局观，包括收养家支的孤儿，赡养家支的老人，抵抗家支受到的侵略，维护家支共同的利益，参加家支共同的祭祖活动，等等。因为家支对于个人来说，不仅仅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归宿，个人依靠家支还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表现在家支内部的互助活动上，如婚丧大事互助、修建房屋时的义务帮工、耕种和收割时的换工互助及代耕代牧、抚养家支内遗孤、帮助解决温饱等问题^{[4] (P72)}。一个没有家支意识和大局意识的人，会被称为“呼而呢”（没有群体意识）的人。

可以看出，家支或家支意识在诺苏人对“鲁呢”、“说呢”、“呼呢”这3个概念的“设计”中起到了强烈的作用。从做人基本规范的“鲁呢”，到人们绝对不能违背的“说呢”，再到精神层面的“呼呢”，都投射出家支或家支意识的“影子”。诺苏人认为，一个人只有做到了上述3点的要求，具备了这3个要素，才算是一个体面的、完备的、有头有脸的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鲁呢”、“说呢”和“呼呢”这3个做人最基本的要素是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便没有了“哦尼”，严重一点就是“哦而呢”；但若是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情，就拥有“哦尼”。这3个要素就成为诺苏人判别个人能否受到尊重的标准和基点。

①为便于理解，此处暂用“面子”代替“哦尼”的真实含义，下同。

二、诺苏语境中拥有“哦尼”的人

在传统诺苏社会中,被认为最有“哦尼”的人当数家支的头人。一个杰出的家支头人的产生往往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年龄、辈分、财富、知识、口才、品德、气质、服务精神、人格魅力等。在诺苏社会中,家支头人可分为3种不同类型:(1)“让阔”型。“让阔”即是“勇士”的意思。这种人通常具有军事才干,在维护家支利益、保护家支人身财产安全时敢于冲锋陷阵,并能做出较大贡献,从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这种人也是具有强烈“呼呢”意识的人,愿意用生命去维护家支利益,他们往往会成为青年们敬羨的偶像和姑娘理想的情人。(2)“德古”型。“德古”是有能力处理纠纷等事件的人,“德古”型可以称为仲裁型。德古掌握各种诺苏社会的知识,并熟悉各种习惯法,以阅历深、见识广、办事公正受群众信任和称道。这种人善于调解各种纠纷,尤其是在家支内部各种纠纷的处理上,他们的意见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些有威望的“德古”,活动范围甚至可以超越本家支,能够处理不同家支之间的纠纷。诺苏谚语“欧觉欧基觉、诺苏德古觉、汉呷色波觉”,大意是“西番有代表、诺苏人有德古、汉族有官吏”,还有“彝区是德古管事、汉区是官吏管事、藏区是喇嘛管事”等谚语,可以看出“德古”在诺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3)“苏嘎”型。“苏嘎”的意思为富有、有财富。“苏嘎”型的人是社会或家支里的富人。这种人在接济家支内的穷人、抚养家支内的孤儿以及赡养家支内的老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在遇到各种经济困难的时候,也都会依赖这种人帮助解决。在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不高的情况下,人们时常遇到诸如婚丧大事、修建房屋、断粮断炊等困难,“苏嘎”给别人的实际帮助显然比“德古”和“让阔”要多。因此,不难明白诺苏人为什么将“苏嘎”奉为最有地位、最有声誉的人。

当地诺苏人曾告诉笔者一句诺苏人谚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大体是“打土饼的人脸上有金子”。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勤劳致富的人才是诺苏人认可的有“哦尼”的人。不仅是自己富有,若是能把用财物去帮助别人,会更有“哦尼”。“不要把钱看重,钱是一日钱;不要把饭看重,饭只管一天;声誉不轻看,声誉管一生”,这是诺苏谚语中有关“哦尼”重要性的又一说法。在这种意义上,诺苏人不会因缺乏钱财而败坏名声。因此,他们最忌讳偷盗,反对贪图钱财。为了名声,他们不惜钱财甚至牺牲生命^{[9](P43)}。

此外,性别因素在“哦尼”的展示过程中,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分。笔者在调查中看到,诺苏社会的男人们在农闲时候都聚在村口打牌、喝酒、消遣,而女人们则要找猪草、喂猪、喂鸡、干庭院中的活计等。甚至在农忙的时候,地里的很多活计也是分配给女人的。“如果有的男人干多了活,他家的女人比较清闲,那么这个男人会被别人看不起”,村子里的一位中年诺苏男性这样说。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并掌握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诺苏社会中,女性必须依赖男性才能生存。诺苏谚语说“嫁树靠树,嫁石靠石”,也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妇女的角色被限定在家支、村子及家庭内部。诺苏人对女性有5个综合的评价和分级,从下往上依次是:“里咚波里比”,意思是有点智障、智商不高、样貌较差,只会把羊毛拈成线的、可能连出嫁都是个问题的女人;“里此嘎列古”,“里此”的意思就是“不懂得礼貌”,指只会在“锅庄”附近忙碌、只懂得做家务但不太会待人接物的女人;“里扎哇嘎史”,特指其它方面平庸、但相貌比较出众的女人;“里木维洛”,是能够很好处理家务以及家庭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如婆媳关系、翁媳关系、妯娌关系等的女人;“里华德古”,意思是说一个女人对内对外的能力都具备,不仅可以将家庭内部的各种事宜处理好,同时可以处理一些家支或家庭外部大的问题和纠纷,才能十分出众,等同于男人的“德古”。可以看出,这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对女性提出的评价标准。“里木维洛”与“里华德古”是诺苏人心中,尤其是诺苏男人心中比较优秀的、比较有面子的女人。然而,“里华德古”毕竟少之又少,“里木维洛”则几乎可以说是诺苏男人心中标准的女人形象,也就是既会处理家事又会待客的女人。

笔者在调查中亲历一次“诺苏年”,诺苏人过年当天要按照家支辈分高低杀猪并吃“杀猪饭”。笔者住宿的人家的年猪在村子里最肥,背上的膘有五指多厚。猪杀完后,很多人跑过来看,并用自己的手掌去量膘的厚度,并发出“啧啧”的赞美声,女主人则显得非常高兴。在诺苏社会中,年猪的肥瘦,是判断某个家庭女主人勤劳、能干的一个标准,也是这个家庭生活好坏、富裕与否的代名词。如果猪很肥,诺苏人便会对这家的女主人进行称道,如果膘的厚度不理想,则会换来旁人的唏嘘。若是家中有老人去世,出嫁的女儿和侄女按照惯例会在第二天带着牛或羊回到娘家参加父亲或叔叔的葬礼。一般来说,出嫁的女儿至少带1头牛,侄女带几只羊。不管女儿家的经济条件如何,这头牛是必须带的,否则她就没有回来参加葬礼的资格。村民说:“无

论你再穷,哪怕是借或者是把屋里的粮食都卖掉,或者是贷款,都得出这1条牛。”女儿和侄女回来时,陪其回来的婆家亲属的多少成为判断这个女人是否有“哦尼”的另一个标准。陪伴女人的婆家亲属多,说明这个女人在婆家时的人际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人们愿意陪她回来,娘家村子的人对其就会有比较高的评价。

三、诺苏语境中家支的“哦尼”

家支是家庭的扩大形式,由个人构成,诺苏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家支社会。诺苏本土学者巴莫阿依说:“若谈到诺苏社会,重点在明了诺苏社会就是家支社会,没有家支,就没有等级。”^{[6](P74)}家支的“哦尼”在家支整体履行其对内和对外的职能中表现出来,家支履行其对内和对外职能的成功与否可以作为判断家支有无“哦尼”的标准。

家支成员之间必须尽到相互帮抚的义务,这是家支的“对内职能”。郑成军指出:“家支最主要的功能是以家支群体的力量为每个成员提供保护和便利,保证不让每一个成员挨饿或受难。假如一个老人在他年老时,由于没有人照顾而乞讨为生,或者去投靠女儿,一个男孩由于失去双亲,无人照顾而流落他乡;一个贫穷的家庭由于食物短缺而出现有人饿死,这些都会被视作一个家族、家支的耻辱”^{[7](P366)}。“诺苏没有乞丐”,是诺苏人在谈到家支时候经常说到的,并常常用来嘲笑汉族。笔者在参加一次葬礼的过程中了解到,逝者陈某只有3个女儿,没有儿子,按照当地的习惯,父母亲的葬礼只能由儿子举行,如果陈某的葬礼在女儿家举行,陈某家支则没有了“哦尼”。经过商量,陈某的侄子共同出钱,在村里杀了1头牛和1只羊让陈某的葬礼得以在本村举行。陈某的家支通过这种行为,保住了陈某的“哦尼”,同样也保住了陈家家支的“哦尼”。当地的老人回忆说,家支为了在丧事中表现自己的“哦尼”,往往大量杀牲。曾经有一家支在某人的葬礼中用杀掉的牛、羊和猪的头骨在河上搭了一座“桥”。在“烧尸”的那天,人们从这座“骨头桥”上走过。这件事情为这个家支带来了莫大的荣誉,长时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家支的对内职能还体现在惩处家支内部那些触犯家规、违反习惯法以及误入歧途,给家支的声誉和利益带来损害的成员。这包括惩处杀害本家支成员的人,惩处拐骗本家支男性成员的配偶或是准配偶的人,惩处“非法”与本家支的女性发生性行为的人,惩处偷盗和抢夺本家支成员

财产的人以及与低等级的异性婚配或发生性关系的人。诺苏人对上述“罪犯”不是处以死刑就是开除其族籍。如果一个家支对犯有这些“罪行”的人惩处不力或有意包庇,是这个家支没有“哦尼”的行为。当然,如果犯有这些“罪行”的人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家支来追究之前,按照习惯法了结自己的生命或是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在诺苏人看来,这不仅为他自己挽回了一点尊严,也使家支的声誉和“哦尼”不致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外,家支的重要职能就是保护家支成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当一个家支的成员遭外人杀害或是财物遭到抢夺时,作为整体的家支会无条件地提供帮助。要么除掉凶手,要么威逼施压,要对方自动偿命,要么要求对方赔偿命金。出嫁的女性虽说已经是男方家支的人,理应受到男方家支的保护,但男方毫无道理地虐待妻子,致使妻子死亡,或是毫无理由休妻的时候,女方娘家的家支就会组织力量向男方讨回公道。一个家支只有很好地履行了其职能,才是一个有荣誉和有声誉的家支。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家支为了保全群体而逼令个人自杀,个人为了保全宗族群体的统治地位而“自愿牺牲”的惨案层出不穷,但这种行为却是受到赞扬的。“在进行宗族械斗时,明明是已经撑持不住,为了维护宗族群体的统治地位,还是要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打下去,自己不能提出求和或投降,否则,会被宗族轻视。个人宁可被杀而不愿当俘虏,才是最光荣的事情”^{[8](P515)}。

家支有时为了顾全大局而对个人的惩罚十分严厉。嘎觉村的人对笔者讲了一些事情。1956年以前,如果有家支的男人强奸女人或是与有夫之妇发生性关系,家支会对这个人进行“四牛分尸”或火刑的惩罚。这种惩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家支的“哦尼”。村民说:“把他们撕掉或是烧掉,是说他们难道找不到一个女人吗?意思是丢了脸面了,丢了家族的脸面了,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家族里面没有这个人了,还不如给你判个死刑。”正是由于个人和家支之间的这种“不维护一户,全家支(宗族)保不住;不维护家支(宗族),一片被抢光”^{[8](P514)}的唇亡齿寒的关系,造成了个人的“哦尼”与家支的“哦尼”相互连结的关系。

四、分析与讨论

在以往民族性格研究中,能够看到的往往是一种对民族性格刻板性的描绘。通过本文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诺苏群体中民族性格的表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

种个人、家支两个层面上的“哦尼”在社会与文化情景中不断调适的结果,是相对稳定的最终表现,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特征。总的来说,诺苏语境下的“哦尼”体现出3方面的意义:

首先,“哦尼”具有一种“群体性”意义。“哦尼”在某个场域中或许不是在单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而是呈现出强烈的“群体性”行为。家支虽是一个父系血缘继嗣群体,但其内部不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只能作为一个人群来看待。在凉山诺苏人的家支社会里,个人与家支是紧密相关的,个人的得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家支的得失。所以,家支在适当的场域中会直接地维护某人的利益,从而间接地维护家支的利益,家支直接地帮助某人争得利益,从而间接地为家支争得利益,而为家支的利益才是最终的目的。同样,价值维护个人的“哦尼”,最终目的是为了整个家支的“哦尼”,个人的“哦尼”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增值,但也许只是个跳板而已。

其次,“哦尼”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其中又由“交换性”与“流动性”两部分组成。“交换性”是指“哦尼”可以像礼物一样用来交换。接受礼物的一方必须在当时或者以后某个合适的时间将礼物还给给予的一方,格雷戈里(C·A·Gregory)认为,“礼物交换者所指望的是通过礼物交换所产生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东西本身。”^{[9](P15)}“哦尼”的“交换性”与此类似。“交换”是为了在交换过程中产生人际关系,同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联系,起到一个联系纽带的作用。“哦尼”的“流动性”则是在“交换性”的基础上增加主体而形成的一种流动关系。“交换性”是限于两个角色之间的,而“哦尼”的“流动性”则需在3个或3个以上的主体之间进行。在流动过程中,处于中间环节的人的面子,即林南(Lin Nan)所认为的“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起作用”^{[10](P18)}。

最后,“哦尼”具有“印象整饰”的意义。“印象整饰”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总是用一定的言语、行动控制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以达到符合自己的特定目的^{[11](P25)}。“哦尼”也是诺苏群体在对内对外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用一定的言语、行动来控制对方对自己印象的一种引导,是人们

用符合社会规范的言语和行动来控制别人对自己的“好的”印象的具体实践,从而达到树立民族形象理想的目的。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认为,“哦尼”就是一个诺苏语境下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核心词汇,它以其深刻的内涵意义规范着个人及群体的行为,同时将个体、家支与诺苏人的荣誉感与耻辱感粘合起来,成为诺苏社会的关键概念。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到,民族性格的形成与描述,不能只停留在刻板的印象上,文化内生概念对民族性格的维持和调适才是现实中民族性格整体化的主要动力,这将是我们将研究文化与人格命题的一个新角度。

(特别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杜娟及郑成军老师在文章撰写过程中提供的诸多帮助!)

参考文献:

- [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威廉·A·哈维兰(William A. Haviland).文化人类学(第十版)[M].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3]马立三.云南彝学研究(第3辑)[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
- [4]姊妹彝学研究小组.彝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 [5]刘俊哲.凉山彝族传统道德的基本特征[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 [6]巴莫阿依,黄建明.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 [7]郑成军.彝族志:血统与根——云南小凉山彝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家支制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 [8]易谋远.彝族史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9]C·A·格雷戈里(C·A·Gregory).礼物与商品[M].姚继德,杜杉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 [10]林南(Lin Nan).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域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1]李鹏飞.印象整饰与中国人的脸面观[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责任编辑:杜雪飞]